更年期撞上二次元

圆 圆

我生孩子晚,比女儿足足大了三十七岁。她偶尔会说:妈妈,你和我的某某老师的妈妈一样大哎。我故作淡定地笑,真的吗。内心却慌乱悲凉:我也是混到了长辈的年纪了呀。

年近半百,生命渐渐剩下的都是告别。身体在和更年期斗智斗勇。吃不下很多,睡不了很久,时常回忆起曾经的岁月,不敢制定过于长久的计划。几乎每天都会分裂出两种情绪,在“我可以再干五百年”和“我命不久矣”之中切换。就这样争分夺秒活着的同时,还要时刻记得,我,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十二岁,不太好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仿佛是一夜之间,我那甜甜的萌萌的,整天仰着小圆脸叫我、用崇拜的眼神看我、踢踏着欢快的步子跟着我、每晚睡前发誓永远爱我的天使,变成了一个四肢细长、眼神闪躲、对一切活物嗤之以鼻的小孩。我想写“魔鬼”,想想算了,好歹也是亲生的。

我也不记得这个小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二次元。也许是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大脑,正处在常常抓着抹布走进卫生间转了一圈又出去的阶段,所以,我是真的一点都记不得。但是我记得她的眼睛,会在谈论二次元的时候闪烁一种光芒。

这种光芒曾使我感到慌张。那是一团燃烧着执念的火焰。我想反对,也尝试阻止。她说,我学习成绩很好,我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小爱好。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下了班之后如果再有人问我工作的事情我也很有可能会打人。

那么,打不过,就加入。

我陪她一起追她喜欢的动画番,分析剧情,讨论角色。在这些交谈中,我渐渐地摸索出她的三观。谢天谢地,她冷漠外表的伪装之下还是曾经那个善良正直的小孩。虽然她会有些很乖张的角度,会对一些破碎而不完美的生物产生共鸣。可是谁又能没个年少轻狂呢。

我陪她一起去上海的二次元商场,探店,打卡。

我跟着她学习二次元的行话。我知道了二次元的商品叫“谷子”。每个动画番都会有很多相关的周边,这些就是谷子。谷子里有圆圆的徽章,她们叫它“吧唧”。应该是日语徽章的意思吧。去买这些周边的行为叫“吃谷”。

二次元有一种包叫“痛包”。价格便宜,材质普通,主要是有一块透明的塑料板,二次元们叫它扎板。因为这块扎板的存在,这个包才会痛,因为二次元们会将自己喜欢的吧唧扎在这块板上。吧唧背面回形针直接刺过去,你说痛不痛呢?所以我觉得痛包这个名字还挺贴切。

渐渐地,发展到痛桌和痛屋。其实就是把书桌和房间用二次元的谷子们全部装饰起来。痛倒是不痛的。但是一眼望过去,我有点痛,心痛,因为琳琅满目的都是我的钞票。

二次元聚焦的地方有很多角色扮演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化装成各个番剧里的角色。我也会鼓励女儿和他们勇敢地集邮——这里的“集邮”是指合照的意思。

女儿也曾提出过想参与一次角色扮演。我帮她购买了假发和服装,她自己穿好后在镜子前自得其乐,但又被网上流传出的那些角色扮演的女孩子们在地铁里或者漫展上遭到辱骂的视频吓得不轻。我说妈妈陪你去吧。她想了想,觉得还是算了。她说妈妈,为什么那些人那么愤怒啊,骂得好难听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我也不知道。

其实人的一生能记住的事情是不多的。对于很多事情的热爱也并不会长久。女儿现在的二次元热度明显下降了很多,回想起以前自己的疯狂会笑场。她说人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去年的自己。

瞧瞧这话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些将来会后悔的事情,就这么不可思议又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今天,很多人在心甘情愿和迫不得已中选择了随遇而安。

我不会再年轻了,但是女儿会慢慢长大。她年轻她的,我老我的。我慢慢对付我的更年期,她可以二次元三次元四次元N次元。不需要互相理解,和平共存就好。

就像她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给我很多自由。我很幸福。

老作家·老教授·老学者

西 坡

老舍擅长老北京平民日常生活的叙事,尤其精于对底层社会生存状态的书写,因此,人们不太容易从其作品中窥探出中国传统经典和欧风美雨的沾溉、浸润;换种说法,普通读者眼里的老舍,就是一个粹然的作家而非学者或学者型作家。

我也不例外,对老舍的身份认定,早已固化,直至买回舒舍予(老舍)所著《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才得以扭转。

该书“出版说明”交代得很清楚:它“是老舍先生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在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时编写的,没有公开发行过,最近由张瑞麟同志发现,并作了校订和注释”。

问题是,当初老舍以知名小说家身份受聘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校方出于何种考量?

情况也许应该是这样的:193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兴起了整理、研究国故和国学的热潮,众多高校和学术机构成为赞助资金沉淀之池。其时,美国美孚公司愿意资助齐鲁大学的汉学研究项目,齐大遂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成立了国学研究所。以当时人们对于老舍的了解而论,他并非研究国学的合适人选;再加美孚预设了赞助条件——专款必须专用。那就产生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绝妙安排:老舍创作上的成就使校方深信他的加盟,会提升和推动学校的影响力和发展,故而校方让老舍任职于国学研究所之余还兼了个文学院教授。如此,老舍既能得到赞助资金关照,又可帮助本校在新文学方面上个台阶。

我听过一则传说:初到齐大时,由于老舍学历不高且以创作为主业,部分同事认为他不懂国学而予以轻慢。老舍受了刺激,发愤努力,凭借自己的才华,一连开出了十几门国学课程,诸如“先秦文学”“中国小说史”之类,从而赢得师生认可和尊敬。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我查了老舍在齐大的教学情况,完全不是传说的那样——他开设的课程包括: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二年级的“文艺批评”、三年级的“文艺思潮”和“小说及作法”、四年级的“世界文学名著”等必修课程;还开设了“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等选修课。事实表明,老舍虽然于国学无涉,但对于新兴学问乃至欧洲文学用力甚勤,顺畅地进行着学者和作家的身份切换。

《文学概论讲义》恐怕便是他给一年级学生上课用的。全书体例完备、结构清晰、观点鲜明、文字灵动、旁征博引、要言不烦,基本覆盖了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方方面面,并且个性特征极为突出,难能可贵。老舍夫人胡絜青做过统计,不到10万字的篇幅,“直接引用了140位古今中外学者、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胡絜青还透露,老舍另有《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文稿尚未找到。由此可见,老舍学贯中西,文化素养十分丰厚。

然而,该书“出版说明”和胡絜青“代序”,不约而同指出这部“讲义”的“软肋”——“老舍的文学主张,今天看来,存在偏颇不当的地方”。

“偏颇”在哪儿?我仔细比照,发现老舍的理念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理论主流观点,确实有所龃龉。谨举一例:40多年前集体编撰但不限于集体编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明确指出,文学是一种用语言符号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在老舍看来,文学是对生命与自然的解释,其目的在于“使人欣悦”,而非直接载道或图解道德;道德与理智非其本质,美才是超越利害的持久价值。老舍拿出了一个有力证据,“为什么《西游记》使人爱读,至少是比韩愈的《原道》使人更爱读?因为它使人欣喜——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

老舍的观点,在40多年前显然不合时宜;那么,而今它被质疑、被否定的多些还是被理解、被接受的多些?懂的人自然都懂。至少,我以为,“文学概论”,作家写要比学者写,来得更贴肉、更实在、更靠谱。

学界称鲁迅为鲁翁、茅盾为茅公、巴金为巴老,循此惯例,我们能不能称老舍为老作家、老教授、老学者呢?

焚膏继晷

徐梦嘉 文/图

焚膏继晷,点燃灯烛来接替日光照明,形容夜以继日地用功读书或努力工作,出自韩愈《进学解》:“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亦作继晷焚膏、燃膏继晷。小文谈“膏、晷”两字。

《说文解字》:“膏,肥也。从肉,高声。”正体有月的字属同形异源,小部分与月亮有关,大部分为肉字变形,与肉体有关,膏之月(肉)自然是后者,此肉本义指脂肪或肥肉,引申为“肥沃、丰润、滋润”等。《诗经·黍苗》首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即意为“雨水滋润着茂盛的黍苗”。

对“膏”的解析,《说文》前四字“肥也。从肉”没有问题,而“高声”仅讲对了一点。此高在膏中不仅表声,还表示形义理。《说文》:“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上部是尖顶,中部是城楼,下层拱门。甲文膏(图一)的上半部分是高字的省形,以肉替换拱门,此肉“高”衍义的“高级”意还在。膏,也可以是庄严“高端”庙堂中敬神的动物高级油脂。古人认为这是食品中的精华。甲文膏(图二)还有一款,肉下又有口,这不是恢复高字省去的底层拱门,而是嘴巴的口,示意此优质肉的美味爽口。

由“膏”之高的功能我认为不唯表声见解,拙文展开谈一下。资料显示,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的比例约为90%以上,这一比例从甲骨文时期的27.24%逐渐演变至小篆的81.24%,近现代由于化学元素名称、汉字简化等缘由,多出不少形声字。我的研究认定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纯形声字不到5%。我多次说过,古人不会用仅表声符的字拉郎配地去造新字。无数被认为是形声字声部的字其声部都同时表形义理。《梦笔寻踪》系列已将近千个历来被识定为形声字的声部“破译”出个中的形义理(待后人裁断)。不谦虚地讲,这是我冥行擿埴研究汉字学的一个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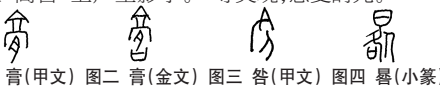
“晷”的甲骨文形态由“日”和“咎”组成。又要举《说文解字》的解析为例。晷:“日景也。从日咎声。”晷同样不是仅仅是形声字,咎(甲文,图三)不唯表声(古音),还以简约生动的形构表“晷”的奥义。咎是“处口”组成。处,上方一只大脚,脚底板下方一个人的构形。口,这里表示讲话,准确指讲错话。咎上加日成晷(小篆,图四)。加日的原因,需要谈到似乎不相关的“景”字。古时候没有“影”字,景是影先文,景的本义是太阳照在高台上,地上有影子。“晷”的日在咎上面,此中的咎代替景的“高台京”作日的基座。阳光照在“高台”上产生影子。也产生全字的字面意思,即晷在表示先民以日影定时外,还寓意天(日)基于人的行为和言语过失会降下的灾祸(大脚踩下)。再具体地说,远古初民务农计时依靠观察日影变换进行不同的作息。农业劳作重时节,一旦错失时节主观操作,会风雨不调,影响庄稼收成,这便是老天的惩罚。经年累月,于是先民除了定时祭祀神灵外,遂发明了测日影以及定时刻的仪器日晷。

梦笔寻踪

汉字队伍中不少词语及成语与先民观察太阳与其影位有关:晷度、移晷、日上三竿、日薄西山、立竿见影、日影西斜等。

今天的日晷往往集古代计时仪器特征与当代设计艺术前卫语言的融合,以大型雕塑作品现身,成为美化街市园区景观的标志。我认为今天的日晷,还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间或可放慢脚步,等等灵魂,感受时光。

泸定新貌 彩墨 荣德芳



图一 膏(甲文) 图二 膏(金文) 图三 咎(甲文) 图四 晷(小篆)

七夕会

『老烟枪』缴械记

钟 玛

退休前的我在单位绰号“老烟枪”,每天一两包烟很寻常。上班那会儿,我刚摸出烟,办公室女同事就会群起抗议:“哎,你要放毒请出去放。”打羽毛球,中途小憩刚摸出烟,正聊天的球友就会纷纷走开。退休后想抱抱小孙女,老婆和儿媳妇就说,你身上二手烟残留物多,最好少抱孩子。咳,抽烟让我处处不受待见。

2020年初,我发誓要甩掉“老烟枪”的帽子。让我痛下决心的原因是同事老丁。烟瘾很大的老丁患有慢阻肺,经常嚷嚷:“那么多抽烟的都没得肺癌,我就不信偏让我遇到。真要遇到,癌了也就挨了,人总归要死。”2019年老丁因肺癌告别人世之前,我和同事到医院看他,从他的眼神中,我分明读到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过去我也没少戒烟,可难啊!最长戒了两个月,最短戒了五天。在总结了之前N次戒烟失败的原因后,我采取了八字原则:多管齐下,重在恒心。

为刻意警醒自己,我把老丁住院时他妻子给我看的CT肺片用手机翻拍了,照片显现出他肺部斑驳的阴影和肺癌肿块。每当看到这张留存在手机中的肺片,我就会坚定戒烟信念!

有人说,抽烟是一种老习惯,在改变一种老习惯的同时,最好有一种新习惯替代,比如吃零食等。但我老男人一枚,成天吃零食着实不雅观。我选择烟瘾发作时,服食抗烟丸和咀嚼口香糖。

抽烟者普遍还有个习惯:饭后一支烟,胜似活神仙。为克服这种陋习,我饭后就吃水果,以转移注意力和老习惯。为避免诱惑,戒烟之初我谢绝了各种聚会,我知道,聚会的男士中不乏抽烟者,我这个老烟民是他们递烟、劝抽的对象,稍有不慎,“戒功”尽弃。

戒烟一段时间,总觉得手指间没夹支烟很别扭,毕竟是相伴几十年的习惯动作。之前戒烟失败,这个习惯有很大的干扰和引诱作用。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手指间经常夹支短圆珠笔。那天,同学老艾与我茶聊时指指我的手:你有事没事,手上夹支笔装斯文?我道:这是我的香烟替身。并告知了戒烟的事。老艾笑了:全班男同学都戒烟了,也轮不到你啊。我说:那咱俩赌一顿火锅?老艾回道:一顿少了,赌三顿!

经过“多管齐下”,我这杆“老烟枪”终于缴械了,至今5年过去再没抽过一支烟。这让和我赌三顿火锅的老艾,请我吃了一顿后就当“老赖”啦。

健 康

叮叮车随想

汪 洁

在香港街头,有一种声音穿梭了百余年,它以缓慢的节奏敲击着港岛的脉络,那是古老的叮叮车的铃声。

叮叮……叮叮……顶着“辫子”的电车沿着两根锃亮的铁轨,一路东西行驶,贯穿整个港岛市区。叮叮车至今仍保持着全球唯一全数采用双层电车系统的纪录。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付费。上到二层前排,可获得观察香港街区的独特视角。高高在上的位置,移动的观景台,以恰好的速度和高度欣赏街景。上环的历史建筑、中环的摩天大楼、湾仔的传统市场、铜锣湾的购物中心以及街角那些新旧相依的小店铺,直到铁轨尽头的海边,尽收眼底。沿途的时光变得绵长,生活的历史如诗般呈现。“你在车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一百多年前,首批26辆电车投入使用,头等票价一角,三等只需五仙(五分)。今天的票价仍很亲民,成人港币2.3元,小童1.2元,长者1.1元。上世纪80年代初建设地铁港岛线时,叮叮车曾经历存废之争,后幸得以保留。现在仍有160多辆车在运营,堪为城市奇观。

一阵怀旧的微风,一帧帧高楼林立的画面,缓缓移动的叮叮车,铁轨的摩擦声,新与旧、快与慢,成为了现代香港连接历史记忆的一道风景线。上世纪80年代电影《胭脂扣》中的梅艳芳说:“我最熟悉的也只有电车而已”,90年代电影《阿飞正传》里的张曼玉与刘德华沿电车路轨漫步的画面,都成为人们怀旧情感的永恒联结。

清晨微风,晨光披上高楼,两辆叮叮车接踵驶停在湾仔站轩尼诗道中央;午后阳光热烈,静默的上环西港城前车轨弧线与红色巴士定格在同一画框里;黄昏时分,金色的夕阳夺目,一辆叮叮车穿过北角菜市场,带着落日余晖和一点疲乏,驶入电车总站。光线交替,光阴变迁,总有些事物不变。叮叮车还保持着最初的设计:没有空调、硬木座位以及那标志性的“叮叮”声。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它以自己的节奏和坚持,在等待与追逐的智慧里,从容行进。